

“自我”建构的镜像误区

——重读凯特·肖班的《觉醒》

郝燕

(蚌埠学院外语系 安徽蚌埠 233030)

摘要: 凯特·肖班的代表作《觉醒》讲述了主人公艾琳娜不愿做家庭的奴隶, 勇敢地走出家庭, 追求爱情和事业的故事。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解析了艾琳娜在男权社会中建构“自我”的艰辛历程: 她对男权社会“镜像”的认同导致了其“自我”的异化, 而在“他者”的生活中也无法寻求到正确的出路, 最终只得抛弃女性主体意识, 以男性的姿态去生活。她陷入了“镜像”的误区, 无法建构真正的“自我”。

关键词: 《觉醒》; 镜像理论; 自我建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3) 12-0076-05

Distortion of Mirr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Hao Ya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Bengbu College,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e Awakening*, the masterpiece of Kate Chopin, tells the story of Edna, the heroine of the novel who is unwilling to become the slave of her family and walks out to pursue love and care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rror Theory advocated by Lacan, the French structural psychoanalyst, we are able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 life of Edna who constructs her “self”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he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irror”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her “self”, and not being able to find the right way out in the lives of the “Others”, she has to discard her female self-awareness and live like a man. As she is trapped by the distorted “Mirror”, Edna fails to construct a true “self”.

Key words: *The Awakening*; Mirror theory; construction of self

凯特·肖班(1851~1904)是美国早期女性文学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其代表作《觉醒》于1899年发表,但因涉及“婚外恋”等禁忌话题而被当时的舆论界抨击为“道德上的毒品”,以至于出版后不久就被列为禁书。随着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觉醒》被重新挖掘出来,成为美国第一代妇女文学的经典作品。目前,学者们对《觉醒》的研究多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分析主人公艾琳娜的女性意识(例如:谷红丽,2002;邓建华,2004;邓治、彭凌,2010等)。在本项研究中,笔者认为艾琳娜“觉醒”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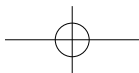
是其在男权社会中建构“自我”的艰辛历程。对此,我们可借助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 Lacan)的镜像理论进行解释。

一、自我的异化

19世纪下半叶,虽然妇女运动已在美国兴起,但男女不平等仍是严峻的社会现实。女性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必须被禁锢在家庭之中,以家庭作为其生

[收稿日期] 2013-0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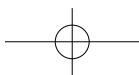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郝燕(1984~),女,安徽省潜山县人,蚌埠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应用语言学。



活目的,从而成为家庭化的产物。受维多利亚式斯文传统的影响,男人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典范是贤妻良母型的“家里的天使”,她们谦卑、忘我、屈从、缄默,因此,为寻找一个好的归宿,女性会按照男人的需要和利益塑造自己。“这种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特征一方面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和控制……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存于人类的历史之中,使之逐渐成为人类的常规文化心理”(刘慧英,1995:16~17)。这一点,可以从拉康的镜像理论中得到解释。拉康研究表明,镜像阶段发生在6到18个月的婴儿生长期,在这个阶段中,婴儿能在镜中认出自己,他虽然还不会说话,却会以不同寻常的面部表情和兴奋状态来表现他对这一发现的喜悦。这种反应标志着婴儿认出自己的开始,拉康把这个过程命名为“一次同化”,即婴儿与镜像的“合一”(Lacan,1966:94)。拉康的镜像阶段所揭示的想象对于主体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思想基础,于是主体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这种形象。艾琳娜出生在清教意识浓厚的长老会家庭,宗教教义和男权意识统治着她的精神世界。她的父亲刻板严厉,暴戾专制,认为“管教老婆惟一有效的办法”是“权威、强迫”(凯特·肖班,2000:120),他也因此把艾琳娜的母亲逼进了坟墓。而在拉康看来,母亲的缺场会让婴儿将与自己最亲近的父亲作为镜像,这就加深了艾琳娜对男权社会的认同。这样的家庭环境让艾琳娜在很小的时候,就本能地感悟到“外在的生存要遵从时代风尚”,要“把自己幼小的生命控制在自身的范围之内”(凯特·肖班,2000:24)。在少女时代,她曾先后恋上了一个骑兵军官、一个订了婚的年轻绅士和一个悲剧演员,但面对来自新奥尔良上流社会的莱恩斯·彭迪列的求婚,她还是欣然“接受了她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而永远关掉了通向浪漫和幻想的大门”(凯特·肖班,2000:31)。像其他贵族妇女一样,婚后的艾琳娜管理着豪宅中的家务和仆人,“按照习惯,她也会听从丈夫的要求。……她那样做完全是不

经过考虑的,就像我们每个人站着、坐下、走路、迈步那样,履行命中注定必须要做的那些一成不变的日常琐事一样”(凯特·肖班,2000:53)。Kinder, Küche, Kirche(小孩、教堂、厨房),这句当年纳粹分子在规定妇女必须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理功能中时所使用的口号成了艾琳娜生活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艾琳娜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形成了遵循清教教规、顺从男权传统的“自我”,如同拉康理论中婴儿把镜像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镜像阶段”是自我的结构化,是自己第一次将自身称为“我”的阶段。然而镜像阶段的婴儿与其映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想像的关系,“我”与镜像决不是一对一相互对应的同等形式的东西。当婴儿企图触摸镜像发现它并不存在时,自我与镜中之我形成对立,这个对立就是拉康理论中的“自我的异化”。同样,婚后的艾琳娜不甘心接受儿时的镜像。她在父权制和宗教教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自我,无论是从外在还是内在方面来看,都标志着其自我的异化。在外在方面,艾琳娜与身边人关系疏远,与其生活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这尤其体现在她与丈夫莱恩斯的关系上,本应是最亲密的爱人,但对艾琳娜来说,莱恩斯只不过是“一个与之结婚而没有感情的人”(凯特·肖班,2000:129),她同莱恩斯结合是因为“她想象他们志同道合”(凯特·肖班,2000:30)。她对丈夫态度冷淡,但却与另一位男人罗伯特相谈甚欢,“他们的亲密和友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凯特·肖班,2000:17)。身为母亲,艾琳娜与孩子相处得也并不融洽,她很少关心孩子的生活,两个孩子受伤时,“谁也不会哭着扑向母亲的怀里去寻求安慰”(凯特·肖班,2000:13)。作为女儿,艾琳娜“对父亲的感情并不深,平时态度也不亲近”,偶尔的“纠缠”也是因为她“试图在父亲身上找一种新的感情”(凯特·肖班,2000:113),而这种“感情”并非出自“孝心”,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艾琳娜的恋父情结——畸形的父女关系。艾琳娜与妹妹的关系也不和睦,她们经常争吵,她甚至拒绝参加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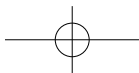
妹的婚礼。新奥尔良居住着很多法国和西班牙人的后裔，作为嫁过来的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子，艾琳娜是这个生活群体中的外来者。在她看来，眼前的一切“构成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充满着敌意，与她格格不入”（凯特·肖班，2000：90），与外在世界的对立造就了其孤僻、异化的性格，她甚至悲观地认为，“生活像一座变了形状的地狱，人不过是像条虫子盲目地抗拒着不可避免（的）死亡”（凯特·肖班，2000：97）。虽然艾琳娜偶尔会参加或主办一些家庭聚会，但这些聚会只是名媛淑女们以男人的成功而自娱、自炫的方式，在她看来，就像宗教仪式一样，只不过是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她在人群中找不到一丝归属感，热闹喧嚣的场面更加凸显了其孤寂的内心。在内在方面，艾琳娜自我的异化体现为其女性主体的缺失。从相貌上看，艾琳娜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眉毛浓密，双手厚实、有力，表情率直，“与其说她漂亮，倒不如说她俊美”（凯特·肖班，2000：5）；她风度翩翩，性情豪爽，像男人一样大杯喝酒，热衷于属于男性领域的绘画艺术及赛马活动，喜欢讨论文学、宗教和政治问题。她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对丈夫不够温顺、体贴，对孩子缺乏应有的爱护，对此，艾琳娜解释为“命运没有给予她履行这种职责的能力”（凯特·肖班，2000：31）。

在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中，艾琳娜丧失了女性应有的生存与话语权利。她沉迷于镜像，构建了一个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自我——一个丧失主体意识的传统家庭妇女。艾琳娜原先所生存的世界——她的“镜像阶段”，是一个稳定、有序的世界，男性是主体，是规范，这个世界就像婴儿在他自己映像的所指中看到的一样，是“完美”无缺的。然而，在拉康看来，“镜像阶段”的自我是在想象秩序中，与镜中虚像认同而形成的。自我即是主体与自身疏离，将自身变为“另像”的场域。因此，“人必须打破把他的不真实当作真实来加以接受的关于他的镜像式反映的快乐。如果他打算向真理迈进，他就必超越那‘只给他提供表面现象而其实什么也没有的镜像’”（玛尔考

姆·波微，1999：26）。艾琳娜的内心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小说中多次描写了她所憧憬的美好生活，“在那绿油油的草原上，很随意地、毫无目的地、心不在焉地、漫无方向地走着”（凯特·肖班，2000：28）。艾琳娜开始对原先习以为常的事物以及与其相连的生活习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情绪。对“镜像阶段”自我的质疑与否定实现了从镜像之“我”向社会之“我”的滑动，但这也导致了其自我的异化。

二、他者的误区

正如拉康在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回归时所强调的主体的“自我虚幻性”——自我不但与社会无法调和，而且自我与其本身也无法调和——“幼儿要想从自身与世界的失调中摆脱出来，从被肢解的自己的恐怖中逃出来，开辟出内在的永恒性，就必须与外在的他人相联系。……‘我’在成为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对手其实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裳。……在他者中生存，在他者中体验我”（福原泰平，2001：45~46）。小说中与艾琳娜交往最多的女性是莱迪奈夫人与莱思小姐，她们分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莱迪奈夫人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是贤妻良母的代表，她“宠爱孩子、崇拜丈夫……宁愿牺牲自己的个性，长出侍奉天使的翅膀，并把这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凯特·肖班，2000：14）。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男权社会的帮凶，是资产阶级腐朽观念的卫道士。她曾试图阻止艾琳娜与罗伯特的婚外恋情，并且时刻劝告艾琳娜要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善待丈夫，甚至搬出《圣经》，教导艾琳娜要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临产的痛苦时刻也不忘告诫她别忘了孩子。莱迪奈夫人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将艾琳娜束缚在家庭的囚牢中，让她恪守妇道，成为相夫教子的工具。相反，莱思小姐代表的是蔑视传统、崇尚自我的女性。她长相平平，孤高自傲，喜欢干涉别人的自由，因此



受到了人们的排斥和孤立。音乐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她想通过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寻找心灵的慰藉。在婚姻生活的早期，艾琳娜一直把莱迪奈夫人当作心中的楷模，努力尝试着做一个贤良的妻子和称职的母亲。虽然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她与丈夫之间丝毫没有相通之处，但她还是压制了心中的不满与委屈，自我安慰地认为，“这类事情，同她丈夫对她的一往深情和忠诚不渝的诚实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凯特·肖班，2000：10）。对于孩子，虽然她并不操心他们的物质需要，但她“不想显得不和谐或对这类事丝毫不在意，不关心”（凯特·肖班，2000：15），还是在莱迪奈夫人的指挥和帮助下，为孩子们缝制衣物。然而，生活的现实让她的努力屡屡受挫，她越来越发现她的丈夫是一个心胸狭窄、庸俗势利的小人，他把艾琳娜视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根本无视她的人格尊严。而孩子更成了她追求自由的绊脚石，让她陷入家庭的樊笼中无法逃脱。后来，钢琴家莱思小姐走进了她的生活，对艺术的热爱使两人惺惺相惜。随着交往的深入，艾琳娜深深地被莱思小姐的不羁与直率所感染，她的自我意识也随之萌发。受莱思小姐的影响，她开始意识到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必须具有献身的精神和无所畏惧、勇于反抗的灵魂，于是她打破一切清规戒律，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不再违心地摆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面对丈夫的责难，她“以异常桀骜不驯的姿态予以回敬，……也不想再围着家转”（凯特·肖班，2000：95），开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事业与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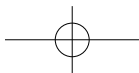
因此，可以看出，莱迪奈夫人和莱思小姐为艾琳娜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者为了家庭，甘心付出自己的一切，然而也抹杀了自我，丧失了作为女性的主体身份；而后者勇于挑战传统的道德观念，追求自我的价值，但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盲目地否定一切，反对一切，与世格格不入，最终成了“最令人讨厌、名声最坏的女人”（凯特·肖班，2000：99），在愤世嫉俗中虚度了自己的一生。显然，她们都不能为艾琳娜的“觉醒”指明一条

正确的道路。正如拉康所言，用他者的眼光看待自我，这个自我注定是虚幻的自我。“不能以自己本身来度过自己一生的人类的悲剧是主体在构成自己原型的那个原始的地方就这样注定了”（福原泰平，2001：46）。因此，当艾琳娜分别用莱迪奈夫人和莱思小姐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时，她被外部的镜像诱惑，陷入了他者的误区，她的人生也注定是场悲剧。

三、主体意识的抛弃

“镜子阶段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不但自我从这里诞生，‘支离破碎’的身体亦由此产生……然而，镜子阶段本身也是一个自我误认的时刻，是一个被虚幻的形象所迷困的时刻。因此，将来和过去都根植于一种错觉之中”（Gallop，1985：80~81）。“觉醒”后的艾琳娜彻底抛弃了儿时的“镜像”，为了从男权社会中解脱出来，她做出了种种努力，先是投身自己喜爱的绘画事业，摆脱物质上对丈夫的依附，继而冲破传统社会道德，追求真正的爱情。殊不知，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她的女性特征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压迫性的男性意识，主体意识的抛弃最终导致其自我的毁灭。

所谓主体意识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自由自觉地认识和把握自我与非自我的内在自主能力。在小说的最后，艾琳娜丧失了其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建构了一个“准男性”的自我，施行着自己不曾拥有的权利。“我可以放弃那些非本质的东西和金钱，也可以为孩子牺牲生命，但我决不放弃我自己”（凯特·肖班，2000：80），这便是她的独立宣言。她搬出丈夫的豪宅，租住在街角的一间小鸽子房里，开始独立生活。即便对自己的情人罗伯特，她也不想从属于他，她曾这样拒绝罗伯特的求婚，“我现在再也不是彭迪列任意摆布的财产了。我决定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如果他说：‘喂，罗伯特，你把她带走，快乐去吧，她是你的了，’我会冲着你们俩大笑”（凯特·肖班，2000：181）。弗吉尼亚·沃尔夫在《一间



自己的房间》里指出女性应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对艾琳娜来说，她租住的小屋既是一个不受干扰、远离尘嚣的房间，更是一个无形的精神和思想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可以宣泄自己的情绪、任由心灵驰骋的场所。在这个房间里，艾琳娜抛开丈夫的恩惠，试图“用自己的双手，支持简单、朴素的生活”（凯特·肖班，2000：141），以此宣布经济上的独立。然而，这一切表明艾琳娜对自我的认识陷入了误区，她抛弃了自己的主体意识，没有将女权、女性、女人统一起来，因而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虽然弗吉尼亚·沃尔夫强调了钱之于女性的重要性，但职业妇女手中那点微薄的收入并不能成为与男人平等的物质实力。另外，对事业和自立的追求毕竟不能完全替代生活的全部，而且，这种行为“依然是对男权传统秩序的认同——女人必须像男人一样去生活，才能赢得与男人的‘平等’”（刘慧英，1995：95）。以艾琳娜为代表的觉醒中的女性，试图摒弃传统的衡量女性的标准，寻找与男性完全相同的人生道路，从而同男人一样，享有话语权力，然而，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的个人意愿和抉择得不到尊重，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与社会习俗的严格限制。女性永远逃离不了“第二性”的命运，若要争取自身的独立和解放，就必须承担起所有的后果。为了摆脱女人的沉重，艾琳娜隐匿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追求不尽责任的自由，对身边的亲人缺乏爱与同情心，甚至不惜抛弃母性，“我不想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不想去国外，我要独自一个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也许除了孩子——即使那样，在我看来——那也是以前的事了”（凯特·肖班，2000：187）。由此可见，艾琳娜建构的自我逐渐偏离了主体的本质，最后落得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下场。面对支离破碎的人生，艾琳娜对自身存在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也失去了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因找不到出路，只得葬身大海，匆匆地了却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死亡是艾琳娜

为了摆脱家庭妇女羁绊，冲破男权社会樊篱所作出的最后的努力，因为现在“莱恩斯和孩子们……再也不能占有她了，不管是她的身体，还是她的灵魂”（凯特·肖班，2000：194）。

四、结语

艾琳娜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从其悲剧命运中，我们可以看见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是如何艰难地寻找自我和建构自我的，女性对于自我的追求只能以失去生命为代价。正如拉康所言，“镜子阶段是场悲剧”（拉康，2001：93），艾琳娜对自我的建构也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她对事业的追求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且抛弃家庭、追求婚外恋的做法更是将其推向了道德的深渊。在建构自我的过程中，她经历了自我的异化，陷入了他者的误区，抛弃了女性主体意识，最终导致了自我的毁灭。

参考文献：

- [1] Gallop, Jane. *Reading Lacan* [M].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2] Lacan, Jacques. *Ecrits* [M]. Paris : Seuil, 1966.
- [3] 邓建华. 为自由而生——评《觉醒》中的女性主体意识[J]. 东北大学学报, 2004, (4): 306-309.
- [4] 邓治, 彭凌. 女性意识的先觉者与殉道者——评凯特·肖班《觉醒》中的埃德娜[J]. 长沙大学学报, 2010, (1): 95-97.
- [5] [日] 福原泰平. 拉康：镜像阶段[M]. 王小峰, 李濯凡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6] 谷红丽. 《觉醒》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与解构[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 (1): 54-56.
- [7] [美] 凯特·肖班. 觉醒[M]. 高清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
- [8] [法] 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9] 刘慧英. 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 [10] [英] 玛尔考姆·波微. 拉康[M]. 牛宏宝, 陈喜贵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 1999.